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五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為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第二表 并批荅

蘇州謝上表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為裴相公賀冊魯王表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今日日冊魯王禮畢皇家有慶

寶祚無疆既榮本枝克固盤石伏惟皇帝陛下德符

列聖道冠前王孝敬承兩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



先宗大禮慶浹天人次念建封事兼家國伏以魯王
夙承叡訓特稟天姿爰擇吉辰光膺寵冊既示之以
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室家相慶
臣自嬰疾疹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

裴相公讓官第一表

并批荅

臣某言臣去冬得疾近日加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
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
長亦不為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
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得死保其始終為幸
甚厚豈復浴嗟所恨者遇聖明之君不得佐成太平

之化自量氣力忽恐奄然則有微素無階上達伏惟
聖慈昭鑒憐而察之伏以三公非曠職之地宰相非
卧理之官伏枕之初已有陳乞請罷真食兼辭貴階
伏蒙優詔纔遂一事頻降中使慰勉再三專令御醫
旦夕診視苟安名器不覺經時主恩則深公議不可
伏思陛下臨御之始宰臣四人逮今零落忽已一半
臣且危惙餘年幾何唯易直外鎮獨得無恙竊惟此
理權位難居伏乞賜臣停官許在家養疾就閒辭祿
或冀有瘳害盈福謙固是神理儻天眷綢厚念以伏
事多年臣之所陳未蒙便遂則國朝勳舊以疾辭位

者皆得致仕官使其家居足以頤養既有成例著於
舊章伏望天恩特賜哀允

省表具知夫爵位崇高以酬勲德君臣協契諒在
始終斯乃前王之令圖有國之彛典也况卿輔相
憲祖逮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服事君之大
節推濟物之深誠道光朝倫行滿天下倚注之意
豈同它人屬朕纂曆御乾興師伐叛騷動累歲端
憂靡遑及河朔載寧郊丘畢事方欲咨詢元老康
靖生靈不虞寒暑所侵勤勞遇疾雖國醫診視中
使省臨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
雖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猷之體斯乃為時寢
食之間勉加頤養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 并批荅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荅未蒙允許
外負公責內迫私情祈於必遂敢守難奪臣束髮已
來號為強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一朝被病遂至縣
燬臣自思省得其端倪非因飲食不節無有霧露之
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功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
多以積年之過幸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
災悟雖已晚情實非矯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

其危苦之詞持降深恩救臣不逮無冒榮之咎得遂
性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伏
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迫切懇倒之至

省表具知卿勲績崇高誠節忠藎秉心一德宣力
四朝訃謨緝熙弼予于理勤勞事國啓沃匪躬功
格道光常所嘉尚所疾未廖勉於善養勿藥之喜
佇即痊平台衮之司倚卿為重乃累陳退讓殊謂
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第三表 并批荅

臣某言得疾踰年在假三月再有陳請未蒙允從慮
其奄忽銜愧入地伏惟聖慈哀而信之臣聞君之使
臣在知其心而聽其言不以容尸祿為惠也臣之事
君在無隱情而盡忠節不以受非據為榮也然後上
下交感終始可詠臣伏事陛下五年于茲葵藿微誠
已蒙識察桑榆莫景所冀哀憐豈令危懼之時更懼
滿盈之禍雖有藥石安能調和聖日難逢生涯漸短
體羸無拜舞之望心在有涕戀之悲臣伏覽國史備
見前事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劉仁軌皆自宰臣乞骸
致政其後知猶可用復起于家進退之間曲盡情禮
君臣之際良史美談伏望陛下悉臣至誠念臣羸病

許遂願養以保餘年俟其有瘳或冀萬一無任懇款
遑迫之至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詞亦標
於古典况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匡輔眇身又
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望辭榮章疏徒
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朝許李靖致政高宗遂仁
軌乞骸朕非不知事則有異何者時當明聖在上
理道已成宰臣優游固得自便今則生物尚困庶
工未修言念勲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恐難遽行
卿宜體是誠懷力更願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忠無
至確然復陳章表

蘇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刺史始從郎署出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
皇帝陛下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
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
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
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蓋聞虛名
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坐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
後知事情卻授刺史凡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

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
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進新書二千餘卷
儒臣之分甘老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
誠重戀闕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劄金閨之籍已去
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
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盡言
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
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
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
之物蠹蟲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
同途了然辨之唯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
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
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為榮大和六年二月六
日

蘇州謝賑賜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宜賜米一十
二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萬姓伏
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
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里閭備
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倍萬常情無任感激抃躍之至大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蘇州賀冊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十日冊皇太子德音遐布盛禮畢陳國本永安人心同慶伏惟皇帝陛下以繼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重宗祏龍樓肇建展嘉禮於三朝鳳曆延長固本枝於萬葉臣守在遐郡不獲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八月十七日

蘇州賀冊皇太子牋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光啓東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位居守器禮重承祧萬國以貞九圍咸說某限以守郡不獲稱慶官庭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六 表章六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汝州謝上表

同州謝上表

賀臬斬鄭注表

賀德音表

賀赦表

謝恩賜粟麥表

慰淄王薨表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謝分司東都表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隆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陟明之

中山集 卷十六
典恐興彼已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
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
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後知其寃特降敕書
追赴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
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
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
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
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
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獻謀下求
人廣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離漸臻完復皆承
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
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娛性拙無博奕之
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誣
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
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
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
環玦以裴回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大和七
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賀皇帝疾愈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痊愈已於紫

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惟皇帝陛下外
親萬務內奉三宮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
玄降祐列聖表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
感勿藥有喜如山永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寰瀛申莫
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
踴躍屏營之至

汝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節汝
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禦使
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降新恩近鄉為
貴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
惟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內車書所
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日親奉
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共承獻旨宣示
群黎減其征徭頒以賑賜伏蒙聖澤救此天災疲羸
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潦百姓幸免流離交割
之時戶口增長雖才術不足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
為衆所悉臣本業儒素頻登文科時命遭回再領軍
郡即以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宣皇化慰
彼蒼生臨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

時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差防禦押衙常禮簡奉表
陳謝

同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持節
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
長春宮等使恩降九重榮忝三輔承旨慶抃省躬慙
惶臣某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列聖光闡鴻猷氛祲掃
除乾坤交泰臣幸逢昌運累沐殊私空荷生成之恩
宣酬雨露之澤即以今月二日到本州上訖謹宣獻
旨安慰蒸黎伏以本州四年已來連遭旱損閭閻凋
瘵遠近共知臣頃任蘇州之年亦遭大水之後面辭
之日親奉德音至於撫綏皆承聖教二年之後百姓
獲安今本部災荒物力困涸忝為長吏敢不竭誠即
須條疏續具聞奏臣恪居官次幸接王畿不獲拜舞
彤庭陳露丹慊犬馬懷戀寢興匪寧瞻魏闕之容朝
天尚阻望長安之路近日為榮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謹差防禦知衙官試殿中監楊克乂奉表陳謝大和
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批荅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問俗
之勞載覽動人之志言惟願行深慰朕懷勉弘故

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臬斬鄭注表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已梟首訖氛妖殄滅華夏又安伏以逆賊鄭注本出細微潛懷梟獍之心兼結兇狂之黨人倫共棄神理不容陛下叡略感通天人合應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頤之間猖狂自潰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欣歡抃躍之至大和九年十二月二日

賀德音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意擇材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區有截之內貴使下情盡達靈虞厚貌潛謀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逆心兼連兇黨陛下叡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畢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說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煦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訐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省從寬含生之倫普天同感臣恪居官次不獲稱慶闕庭

謹差防禦知衙官朝議郎權知容州都督府司馬孫
惕奉表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
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說隨澤及八荒網開
三面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上承
乾綱下立人極用含弘光大之澤副夷夏會同之心
獻歲改元惟新景祚先明首罪次及群妖述獻情以
曉萬方施鴻霈以蘇庶物恤辜宥過已責弛征郡縣
之舊弊悉除賦稅之新規咸備停藩方節獻之禮以
惠疲人回權管餘羨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
志察言求謹直之材弓旌貴于丘園粟帛頒於耆艾
爰以初吉御宇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驟周於
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
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庭陪榮班次衆
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遙獻南山之壽無
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旱特
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斛斛六萬石仰長史逐

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歛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
周萬姓優詔纔下群情頓安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伏以災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人心匪遑輒
敢奏聞本求貸借皇恩廣被玄造曲成既免在田之
征仍頒發廩之賜臣謹宣赦文節目彰示兆人鼓舞
歡謔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儉時今蒙聖慈特
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為壽域之人衆意感天必有豐
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感激

慰淄王薨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暢狀報淄王薨輟朝三日伏
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枝葉之謝諒切
宸衷割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方知化九族歸仁凡
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藩守不獲奉慰闕庭無任
屏營之至

謝恩放先貸斛斗表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諸道
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當
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者殊私忽降逋
責滌除藩方永安遐邇咸說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旱田租既湏矜放公用又

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便以救一時之急皆成積
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洞見物情爰
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衆已獲安嚴立新規人
知所措臣恪居官次不獲拜舞闕庭無任抃躍屏營
之至

謝分司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者寵命自天戰越無地臣發迹書生以文為業
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學士出守吳郡面辭
之日親承德音念百姓水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
臣祇膺聖旨夙夜竭誠閭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
獎錫以金章及遷同州又遇歉旱悉心綏撫幸免流
離今荷天慈憫臣耆舊列名賓護之職分局河洛之
都老馬霜束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獲居榮秩以
畢餘年願此微軀實為厚幸伏以臣始為御史逮事
德宗今忝宮寮幸逢聖日舉四海之內賢能則多求
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猶傾葵藿之心
臣無任感恩惕抃之至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六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七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為京兆常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常尹進野猪狀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狀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為東都常留守謝賜食狀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蘇州舉揚子常中

丞自代狀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汝州舉杭州裴大夫

夫自代狀

汝州進鷹狀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上宰相賀德音狀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薦處士嚴忠狀

薦處士王龜狀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

臣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

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

狀搜方伎之祕要拯生靈之天瘥坐比華胥咸躋仁

壽遂令絕域逖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

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痾

蠲癘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為家冀覩十全之效

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

為京兆常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

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

嘉辰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

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真龍下降天長地久
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
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
臺門奉進輕瀆旒宸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
九日

為京兆韋尹進野猪狀

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既
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猪謹隨狀進謹奏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

賜酒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
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
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膾膳味兼醪醴頓驚凡口倍益
歡心無任欣躍

為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
餼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駑蹇未施益重
素餐之責舉其七筮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
為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其奉宣聖旨
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厨光臨
傳舍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羞更切稻
梁之感無任欣躍

為裴相公進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函右臣謹按開元十
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聲明文物振
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
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續畫躬自
楷擬徵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
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
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
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疾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
謹差某官某謹詣光順門上進謹奏

舉崔監察群自代狀

御史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
群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
諸生中號為國器繫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
舉自代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敷王庭在流輩間號為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內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錄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遠故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為郎吏分司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常中丞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常

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况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筦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今具聞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闊在少壯日猶不逮人况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繇大變之後物力蕭然肌寒殞什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逢掖之腐儒

被華章之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
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
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
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包數澤
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
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千
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
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裴弘恭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
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為九卿
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
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鷹狀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

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繼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鞫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俶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縉紳之間號為端士昨蒙朝獎冠于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俶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為官擇人敢舉自代大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誑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筭弼諧致君及物事先前史功格上玄其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抃躍之至大和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二日制
書改大和十年為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
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
宥過恤刑施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
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
之功進熟於密勿之間發揚成滂沛之澤某恪守官
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恁狀

處士嚴恁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
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勸常與之游辟為
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某嘗典汝州與
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
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
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它唯善
所在每覽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
衣在選取其藝業不棄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
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
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
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膏梁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胤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步樂處士之號不汨綺襦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煙霞曾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群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某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內有遺逸焉謹狀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狀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七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八啓

上杜司徒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上門下裴相公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啓

謝竇相公啓

上杜司徒啓 時謫朗州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

雖踈久而猶誑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
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
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
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
感生尋省遭罹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
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况承慶宥
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
行葦萬族咸說獨為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
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略無取
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鍛恩重託於
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
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啓

某啓某間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
川巧言竒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兢
魂分終裔壤豈意天未勦絕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剝
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曷言危
心鍛翮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
以死荅私感竊抃積于窮年化權禮絕孤去莫展今
幸伍中牽復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

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
其言以表之雖眊謠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
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繒綵
等雲水路遙緘滕貺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
懷熙如陽和列在緡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驚神驛
思若侍頽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銳求國禎念外臺
報政之功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升黃樞群
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
膺傑材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
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
說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絕
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
望枌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
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
指吏途於按讞道文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陋容
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
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它人不知屬山園事繁
孱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

猜嫌動礙闕東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
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
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
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皆在
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語言自前
歲振淹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
鈞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
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群蟄應
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內生成可期伏
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
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
悃之至謹啓

上中書李相公啓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
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无直之方寸思
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華衮伏自不
窺牆仞九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
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訐謨參于宥密材既為
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
草之易習強佞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

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
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
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榮
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飛
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
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
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螿言出口吻澤濡寰
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衰老以出弊慙窮而開
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
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
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為永廢
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
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其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
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
志惻于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
念轍棘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叡
聽克從回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躡蹙之際俾
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群生識人倫之

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
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鞞詣
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
言效節蕭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
事衙官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
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謝中書張相公啓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
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閭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
命移葭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為人
子同荷至仁豈唯鰥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
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戚見于色密旨未下歎形于
言竟回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素公之平楚獄不
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乃伸知己所以慶垂胤祚言
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
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未由無任感激兢
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
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獻謨
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岳效靈制勝於尊俎之
間指蹤於鞞縹之末繡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
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
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于古今某恪守遐荒不
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
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
之光歸其長筴授鉞於西顧之半策勲於北陸之初

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于樂章山河啓封
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夔
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思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
古先峻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
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命
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
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實在陰施及物厚其
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
昔素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哀息一言之慶子孫丕
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

及九垓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嘗受厚恩
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永辜願言敢因
賀賤一寄丹懇顧非竒理不足以縈于冲襟然則利
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
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
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
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
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
所至德風隨之徵材片善咸自磨拂况同主國柄如
吹埴篔簹含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
賢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
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怕情

上僕射李相公啓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
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
亟言曩遊顏間頗有衰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
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為器苟液欄曲
戾不足枉斧斤願為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啓

其啓其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
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瀆動而愈沈甘心終否
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勦絕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
起堙沈於久廢居剝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
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
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
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晚晚章程
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禱謹啓

謝竇相公啓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
濕生疾哀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
蒙罷免甘守丘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
翰賜之秉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
方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丸銷彌年之疹鍛翻將舉危
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
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賓客文集卷第十九

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細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訐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讐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為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時之內庭繇是釋筆現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并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謹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于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為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冊免而問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為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

登登齋壇皆再焉大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
坐氣剛玉折海內冤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
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
之肇自從試有司至于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
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
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
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極言大事誠貫
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
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為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
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
論事䟽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常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
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
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
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伴伊呂徵
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常公執誼河東裴公均
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常公淳以
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
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

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
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
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賈之八代孫江陵節度
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
絕人在提狹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
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浴天
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書
尤邃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
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
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
上方用威武以警不庭宿兵寢久常丞相貫之酌人
情上言不合意用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
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
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
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
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
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
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
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
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

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唯內署得參焉群議闕胡貢然俟公一言而定哉難績服再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

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嗇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僨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檣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負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墨委會莫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

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
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
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詰昭而毅薦賢能其
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
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
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
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憮然謂蕃
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
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
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
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
之平昔且嘉蕃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讓
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煙祥風
緣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
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占數于長安右部天
授神敏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為
詩成章既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
知貢舉擢居甲科琅邪王拱識公於童牝雅器重之

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
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為
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
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三牧官
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
常博士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
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下嫁相禮闕官公以
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帳幄簾內以窺之
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
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

甚適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公為首
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
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燕嘉猷高韻冠于一時會淮
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嫌
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內職歸閣中
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
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
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為相非一朝
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

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
幾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
畢部下更有以賊狀聞者朝典用責率之義是以左
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
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為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
前以奉陵寢不檢下獲譴今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
陝一日重為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
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汴州為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右
武疑似沈命號為危邦者積年公始以清儉自律以
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禮讓汰慘急自上化下
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加大司
馬文宗慕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朝正
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尚書俄為東都留守又
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
以王業之始實為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
尚書徵續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
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
召公決事禁中以見賢遍反事傳古義為對其詞謹切

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幹利權既非素尚乞乞牢讓故復為檢校
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
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漢中官舍享年七十
齊終之前一日自修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
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
形于愍冊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殞
于正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
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
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為台臣獨召便殿問
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墓為對即
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街者因扶其詞以為
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
州之貶公議寃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畷而難周
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
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
子左補闕絢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諭德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
丈人為顯文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
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為之慟收淚而視分

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訏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群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濶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為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衣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為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為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于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為左補闕河南府司錄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

卑下為飛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為膳部
員外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
所為虜劫執公墮脇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
州司戶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
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為
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詞曰噫公妙年有聲
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矰則層反繳盛名先物易生
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耄躑躅江臯棲棲沒齒見知
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為帝師公之叔父
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顯然真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
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嘗經亂離多
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俊人其色澹澹於顏間其
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
如工人染葦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
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
為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萑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
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
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為

貢士之冠名聲西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芒屨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沒後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質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王霸富彊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夫光者乎烏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

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其它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羿之闢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殼而回注鷄爵亦要失守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

寵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

扶問大音不完故必混

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

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上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群才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有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擬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鑪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鑿群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汨濁協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負外象杜負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郎紆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為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為吟詠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

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蓋表而志之為生
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
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
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
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
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
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
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
之貧賤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與其不試故藝者

歟

澈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
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
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
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
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去聲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
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
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

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

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

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

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

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

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

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

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

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

焉上人沒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

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

刪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

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

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

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

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

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為吊客黃耳寄家書可謂

入作者閭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九

傷我馬詞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澤官詩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為譽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

鮮馬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
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
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
被皂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馭予無兼焉
水轍之淋漓淖途之汪洋結為确犖融為坳堂前有
僨輶後有濡裳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
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
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侈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
山我轡如組珥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彗
而何前日予之獲縶于闕下背商顏趣招丘日中而

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嶽嶽虎咆
空林撼鬪荒燄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
馬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
踰月未嘗跨馬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踟躕顧望兮頓
其鎖韁飲齧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櫪騷騷兮瘁毛蒼
涼路聞躑躅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
兮聲不揚墮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無常初
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
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為友武陵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礪善
馳走萬里南來困立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聞北風
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為下缺然知志士
之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
盡然知言之為兵又憐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
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
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為急作戒以書于
盤盂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
懼兵道塗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懼譖比肩
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
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詈賢者誨子
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為詐媒默為德基
玉櫝不啓焉能瑕疵孽麋深居孰謂可嗤戒我口
之啓爾心之門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
為閤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
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

丞相府召為從事重競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
辭以為戒余曰若知爨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刻
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臆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戾日晞不副不聲五交反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
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幕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
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儻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
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讐斷親賢為青黃
睦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盡敬以為幕慎微以
為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
而絕類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
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
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
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刑行矣慎諸吾見垂
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
而膏味無窮而多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
裛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
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
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

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
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
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
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趨
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恒分曹道迫自朝至
于日中稷稷吳也而率與所祝異馬客視骨如有情
馬如或馮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
其十日之哈讓也乃曰非予術之不工是朽器者不
予畀也請刷恥于弈碁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驚神默
計巧竭智賈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于續視其所喪又
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詭碁而抵枰
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
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制於人枯碁
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耳是知
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嫌不足貶
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
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
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

遷市于城門之遠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
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
錯峙如在闌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
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間在中笥者織文及素馬在几
閤者彫彤及質馬在筐筥者白黑巨細馬業于饗者
列饗饌陳筵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盃而
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
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箴而
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竒贏以遊者坐
曹輶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斲量
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僮僮詆欺相高詭態橫出
鼓囂譁空烟埃奮羶腥疊中履齧而合之異致同歸
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
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
唯守犬鳥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
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
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

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
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
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閤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
章道澤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
以華輶絕足為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
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
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
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
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
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

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適爾而笑
或謦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矣其人必
赧然而媿或斃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
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
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
哉荅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
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
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
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

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一作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為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為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為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

詭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為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群書中居一二歲由旬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為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真神志葵成猥并焉及謫于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于庭得已書四十通迫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為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

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刪取四之一為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或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成允字信臣次曰同廙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成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夔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閣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不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產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于三籬者五國雖菁菁者我育材之

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弦歌而室廬圯廢生徒
衰少非學官不欲振學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餼生
今有一見使大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禮云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止于辟廱類宮
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子
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漢初定群臣皆
起屠販為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間置原廟於郡國逮
孝元時帝玄成以碩儒為丞相遂建議罷之夫以子
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之道而首
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神在與其煩
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頹靡而以非
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無有是
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
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
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
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饗學與儒臣
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
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
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
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為常罕有敢非

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奇舉天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股脰修脍脯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簞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鈔黃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讐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它郡國皆立程督投綬懷璽棧檟華華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于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纖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為良弓文學為叢矢規爵祿猶衆禽密殼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

有措楛之妙而無雙鷁之獲韞予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被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貺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予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減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魏生兵要述

余為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郡章而東門下生成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為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為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窻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至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攬撫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鈇三五九九之伎顛之而

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決于沅突舊防毀民
家躋高望之溟滓葩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湍道駛
悍不風而怒崩疑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
之規者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泛浮者碾礪之重
而高大者前卻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蔽流而東若
木槎然有僧愀焉誓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
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
勇將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修絳棹于崇丘水
當洄湫人易寘力凝矚執用俟可而極大凡室處之
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群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
物投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擊獸如鷓
夷而前攬持流拏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珥然甚
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
濟是為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
吾聞浮圖之數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
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鄉也生必救
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
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

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未伽聲聞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吾鄉也所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為被形之乾髮鬢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為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卷第二十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一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
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馬能慕已知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鷲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
滅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哀節安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
侯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甌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
世情間盡見藥性病多請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牀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
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逢時即至珍

古調二首

諷古作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薄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為輕老生
世途多禮數鳴鶴各道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區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
如或曰良苦之不佞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
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鑿周睩求與
已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
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
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
飾帶以紋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

養鷲詞

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

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鷲禽饑則為

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鷲詞

養鷲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
探雛網黃口且莫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
毳毳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
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雌而賞

處則樂黃去須其樂安出耳予揚然作是詞

武夫何泔泔衣紫襲絳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
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袖刃妒名倡
家產既不事顧眄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
昔為編戶人乘耒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飲持梁
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生

賈客詞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
予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
心計析秋毫捶鉤侷懸衡錐力既無棄轉化日已盈

徽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
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鷲鳥思歲鏹盤龍形
大編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
農夫何為者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并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督減獲力屈形削然猶
役之無藝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
復翁頽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弦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

美人髮高張笙軫再三足上弦雖備響下應不相屬
日莫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弦流淚難相續

讀張曲江集作并引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
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
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
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選隕一失意而不能堪
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執議者以曲江
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
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伎心失怨陰
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

鍾社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
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為仁
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
天桃定相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二首有所寄

車音想鞞鞞不見綦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
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真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
目成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
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萋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

萬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
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
白符鳩枉殺檀江州

題歌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
犬願作舟徒一布衣

聚蚊謠

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
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
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
幄潛匡林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樹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燕
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
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絲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
舌何紛紛酡顏俠少停歌聽墜珥妖姬和睡聞可憐

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回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
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
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鷲操

鷲飛杳杳青雲裏鷲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
高箭頭若割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
飛烟遊鷲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饑鳥
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
嚇疑鴛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吻無聲猶屢顧青鳥
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
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
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鑪星噴鐙
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攢昂不定招搖垂高唐果
過珠網斜歷璇題舞羅幌暴衣樓上拂香帟承露臺
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窻分明辨魯魚行子
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

門帳開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爭
天生有光非自銜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祆鳥亦夜
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謠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
靈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
天資帝王宅以我為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
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摩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摩拂
華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
山神祆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
人立寒沙上心專胆肩肩漁翁以為妖舉塊投其前
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關關黃金鷄大翅搖江煙
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嶙去哺雛林岳巔
鷓鴣鳥欲伺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
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鱸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
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十二

五言今體三十首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
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
瑞氣卷綃縠遊光泛波瀾
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
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
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
武皇曾駐驛親問主人翁

蜀先主廟

漢末諶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

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陳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
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
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漢室賢王後

從叔望在河間

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

任天真持達圭無玷堅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市義

貴能貧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

卧漳濱榮耀初題劔清羸已抱紳宮星徒列位隙日

不回輪自昔追飛侶今為侍從臣素弦哀已絕青簡

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撤瑟晨淒涼竹林下無復

見清塵

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比及拜尚書竟不克中謝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

十韻

莫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虞淵
迥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
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

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調玉燭潔白應金天
曲沼疑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
引素吞銀漢疑清洗綠烟臯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
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劔沈三尺影鐙罷九枝然
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
靜對揮宸翰閑臨襞彩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
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蚤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

並進夔龍位仍齊龜鶴年相公詩有齊年同心舟已

濟造膝壁常聯對領專征寄遙持造物權斗牛添氣

色井絡靜氛烟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

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渝舞虹旌獵楚田步嫌雙綬

重夢入九城偏秋與離情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還竊

抃不覺撫么弦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因命仰和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

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

詠寄荆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渚官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
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謠開竹棧拜舞擲桑弓

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苗解章奏九門通
卉服聯操袂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畫塵紅
火號休傳警機橋罷亘空登山不見虜振旆自生風
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聞喜後金石賜元戎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引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
楚地後為秦惠王所拜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
東徙于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于郴
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

高素哭于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

城東南亭舍其所也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
存于其書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守
道貶為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
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其所聞見而成是詩因
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為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清沅
高岸朝霞合驚湍激箭奔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
俗尚東皇祀謹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迹棟葉慰忠魂
戶筭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畬火動蹋月俚歌喧
擁檝舟為市連薨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

茗折滄溪秀蘋生枉渚暄滄溪茶為邑人所禽驚格

磔起魚戲噏喁繁按本草經曰鷓鴣聲沈約臺榭故

李衡墟落存隱侯臺木湘靈悲鼓瑟泉客泣酬恩露

變蕪葭浦星懸橘柚村虎咆空野震鼉作湍川渾隣

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炎天無冽井霜月見芳蓀清

白家傳遺詩書志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兵樊結

友心多契馳聲氣尚吞士安曾重賦元禮許登門草

檄嫖姚幕巡兵戍已屯築臺先自隗送客獨留髡遂

結王畿綬來觀衢室尊鳶飛入鷹隼魚目儷瓊璫曉

獨羅馳道朝陽關帝廟王正會夷夏月朔盛旗幡獨

立當瑤闕傳訶步紫垣按章清行獄視祭潔蘋蘩御

曆昌期遠傳家寶祚蕃繇文光夏啓神教畏軒轅內

禪因天性膺圖授化元繼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

孝三朝備洪恩九族悖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

幸逢休運微班識至尊校緡資筦榷復土奉山園以時

本官判度支鹽鐵一失貴人意徒聞大學論直廬舜

錦帳遠守愧朱轡巢幕方猶燕槍榆尚笑鯤遭回過

荆郢流落感涼温旅望花無色愁心醉不悞春江千

里草莫雨一聲徠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帶賒衣

改制塵澀劔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傷虎賁來憂禦

五

魑魅歸願牧雞豚就日秦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
灞岸旦夕上高原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磨甃闔蠻溪霧雨愁
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
鄉園舜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董生奉
內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率四大文字廢三餘
歌枕晝眠晚折中秋鬢竦武皇思視草誰許茂陵居

贈豐州高大夫司馬府段寓

前年收錦城馬躡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勇名
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誤雲中級南游湘水清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宴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
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衆音徒起滅心在淨中觀
不出孤峯上人間四十秋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
法為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真偈有住是吾憂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遊鴈有餘聲
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罷郡歸洛陽閑居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武吟
花間數琖酒月下一張琴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

城東閑遊

借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閑人
竹逕縈紆入花林委曲巡斜陽衆客散空鎖一園春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遠謫年猶少初歸鬢已衰門閑故吏去室靜老僧期
不見蜘蛛集頻為儂句欺顏微囊未出寒甚谷難吹
雙客佳心在平生有已知商歌夜深後聽者竟為誰

陝州河亭陪常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
別與常有布衣之舊一別二紀經遷貶而

歸

雪霽大陽津城池表裏春河流添馬頰原色動龍鱗
萬里獨歸客一栢逢故人因高向西望關路正飛塵

途中蚤發

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
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人問姓名

初至長安時自外郡再授郎官

左遷凡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

每行經舊處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
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順成
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閑行欲及重城掩猶聞歌吹聲

蚤秋集賢院即事

時為學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秋露曉閣倚碧天秋
灰瑄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飈從朔塞爽氣入神州
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山明真色見水淨濁煙收
水鏡 承 藝 省 再 來 成 白 頭 幸 依 詳 玉 府 有 路 向 瀛 洲

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晝居池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
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

奉寄

蚤忝金馬客晚為商洛翁知名四海內多病一生中
舉世往還盡何人心事同幾時登峴首恃舊揖三公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
後即事述懷贈答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真漢相無類勝隋珠
當軸龍為友臨池鳳不孤九天開內殿百辟看晨趨
誠滿澄歌器成功別大鑪餘芳在公論積慶是神扶
步武離台席徊翔集帝梧銓材秉秦鏡典樂去齊竽
蕭灑風塵外逢迎詩酒徒唯應待華皓更食萬錢厨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

輒敢申賀

再佩扶陽印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得詠清風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鑪擣雞舌灑水淨龍鬚
身是芭蕉喻行須印竹扶醫王有妙藥能乞一丸無